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features a warm, golden-brown color scheme. In the upper half,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is visible, winding across the landscape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architecture. In the lower left foreground, a large, ornate stone lion statue (shishi) is depicted, facing right. The lion is highly detailed with intricate carvings on its mane and body. A dashed yellow line with a solid yellow circle at its end curves from the right side of the cover towards the lion statue.

ZHONGGUO
QUANSHI

中国全史

[卷四十六]

远方出版社

全案策划：大 地
封面设计：福瑞来



ISBN 7-80595-975-7



9 787805 959757 >

ISBN 7-80595-975-7/K·27

全套定价：1280.00元（全48卷）

中国全史

主编
程思源

秘史 卷四十六

远方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:胡丽娟

中国全史(秘史卷)

主 编:程思源

出版发行:远方出版社

社 址: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
邮 编:010010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河北三河市德辉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字 数:4900 千字

印 张:338

版 次:2004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6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

印 数:1-1000 套

标准书号:ISBN 7-80595-975-7/K·27

定 价:1280.00 元(全 48 卷)

克敌功高松山奏绩 爱才心切客馆娱宾

却说清军此次大败明兵，太宗十分高兴，便在营里大开筵宴，犒赏兵士。正吃得热闹，贝勒兵托站起来自告奋勇，请领一旗兵队，趁今夜月色皎洁，前去袭取松山城。太宗摇着头说道：“不可。一来，我军将士连日辛疲，今夜无事，便该休养；二来，你也莫小觑了这座松山城。朕打听得城里明朝将士很多，有洪承畴、邱民仰、张斗、姚恭、王士禎这班大将，又有总兵王廷臣、曹变蛟、祖大寿带领三万人马，把守城池。就中那位洪经略，是朕心所最仰慕的。听说他是中原才子，又熟悉中国政治风俗。朕欲并吞中原，先要说降这位经略大臣，才能成功。”

太宗说着，只见帐下走出一位大臣来，说道：“这事容易。臣和松山副将夏承德，颇有几分交情，臣可以亲走一趟，进松山城去劝降。先说降了夏承德，再请他帮着臣说降这洪经略，岂不是好。”太宗看时，原来是贝勒多铎，不觉大喜，当下备办好劝降书，多铎带了五百名兵士，走进松山城去。不多时，多铎回来说，夏承德颇有投降之意，洪承畴却誓死不从。他说城可破，头可断，大将经略却不可降。太宗皱一皱眉头，便请范文程入帐，再写一封劝降书，着他自己送去。仍是说他不动。太宗一连送了六回劝降书，洪承畴索性关上城门，所有来使，一概挡驾。太宗没法可想，只得把劝降的告示，绑在箭头上，射进城去。那告示上略道：

余率师至此，知汝援兵必逃，预遣兵出，围守松山，使不得入。自塔山南至于海，北至于山，去路俱断。又分兵各路截守，被斩首者尸积遍野，投海者海水为红。今汝援兵已绝，此乃天意保佑我也。汝等早降，决不杀死，并保全汝等禄位。尔等可自思

之。

后来看看洪承畴终没有降意。太宗便带领内外诸王贝勒贝子大臣们，拈香拜天，一面打发睿亲王多尔袞、肃郡王豪格回守盛京，一面拔寨齐起，向松山进兵。传令倘然遇见洪经略，须要活捉，不可杀死。亲自押着红衣炮队，直攻松山。洪承畴在城里出死力抵敌，两军相持不下。忽见一匹马飞也似地向御营里跑来，守营将士上前扣住，见一位将军，跳下马来，手里捧着文书，直跑进帐去。将文书送上御案。太宗看了，不觉吓了一跳。

原来此人是来报丧的，太宗的元配关雎宫宸妃已死了。太宗虽宠爱文皇后，但宸妃和他是结发夫妻，自有一番恩爱。不觉大哭，立刻把兵事交给诸王贝勒，自己星夜赶回盛京去。说起这位宸妃，却也有十分姿色，只是赶不上文皇后那种风流体态。太宗念夫妻份上，也时时临幸。这文皇后看了，心中不免起了一点醋意。此番太宗出兵的时候，宸妃还是好好的，不曾有一点疾病。谁知不多几天，宸妃忽然死了。当时大学士希福刚林，梅勒章京冷僧机，得了宸妃蒙逝的消息，急急进宫去察看。见宸妃面貌很美，丰容盛发，也不像是害病死的。希福刚林十分诧异，说道：“皇上远去，宫里大变，倘然皇上回来问俺，叫俺拿什么话回奏呢？”冷僧机在旁说道：“这个容易，我们只要把关雎宫里的宫女捉来，审问她宸妃死的时候，有什么人在身旁。我们便把那人抓来一问，便可以知道了。”这几句话，传到永福宫文皇后的耳朵里，不禁慌张起来，忙打发一个小宫女出去，把大学士传进宫去，一面又请来了睿亲王多尔袞，几句话把一天大事，化为乌有。

第二天，多尔袞打发冷僧机出城迎接圣驾。冷僧机是多尔袞的心腹，见了太宗，自然有一番掩饰。这里希福刚林听了皇后的吩咐，便潦潦草草把宸妃的尸首收殓起来。太宗回来，只看见一口棺木，也没有什么说的。文皇后又怕太宗悲伤，打起全副精

神，极力趋奉。太宗有这样一个美人陪在身旁，加意承迎，渐渐地把这一肚子悲伤，消灭得无影无踪。

过了几天，忽见他大儿子肃郡王豪格，笑盈盈地走进来，说道：“父皇大喜。那松山城已经给孩儿打下来了。”太宗喜得心花怒放，拉住他儿子的手，问个仔细。豪格说道：“是役松山守城副将夏承德，预先打发人来说，他把守城南，今夜竖起云梯，向南面爬进城下，他在里面接应。到了夜里，孩儿带了大队人马，果然从城南打了进去。当时捉住明朝经略洪承畴、巡抚邱民仰、总兵王廷臣、曹变蛟、祖大寿、游击祖大名、祖大成一班官员。又杀死明兵三千余人，活捉住妇女孩童千余人。获得盔甲大小红衣炮鸟枪等物一万余件。请父皇快快安插去。”太宗点头称是，传令不许虐待汉人，准了贝岳托的奏章。一品的汉官，把诸贝勒的格格，赏他做妻子。二品官把国里大臣的女儿，赏他做妻子，又特下上谕，把洪承畴送列客馆去，好好地看待。每天筵席去请他吃，又挑选四个宫女去伺候呼唤。那洪承畴原是明朝的忠臣，也是一位名将，如今被清军捉住，愿拚一死，谁知送他到盛京来，太宗既不传见，也不杀他。看看那班总兵官，杀的杀，降的降，早已一个都不在他身旁，又看看自己住在客馆里，吃的是山珍海味，住的是锦襟乡榻，便知道清朝还有劝他投降的意思。他便立定主意，从这一天起，一粒饭也不上嘴，一天到晚，只是向西默坐着。太宗派人来劝他吃，他也不吃。劝他降，他也不降。后来他恼了，索性把房门锁起来，所有一切侍从宫女，都不得进去。

看看过了两天，洪承畴粒米未尝进口，太宗颇为忧愁，对诸大臣说道：“倘然洪承畴不肯投降，眼见这中原取不成了。”便下圣旨，无论何人，有能出奇谋，说得洪经略投降的，赏黄金万两。这个圣旨一下，谁人不想得这黄金，便有铎多大臣，想尽方法去劝说，无奈洪经略总给你一个老不见面。看看已过四天，洪

承畴已饿得不像个模样了。那多铎找来一个洪承畴的贴身书僮，名叫金升的，一面恐吓着他，一面问他洪经略在平时最爱什么。那金升初不肯说，后来多铎吩咐自己府里的侍女，把金升领去，大家哄着他，劝他吃酒，又和他胡缠。内中有一个侍女，面貌却长得白净，金升看上了她，那侍女便陪他睡去。在被窝里，金升才说他主人是独爱女色的。

这个消息，一传出去，多铎便去奏明皇帝，挑选四个绝色的宫女；又在掳来的妇人里面，挑选四个美貌的汉女，一齐送进客馆里去。谁知洪承畴连正眼也不看她一眼，这个太宗急得在宫中搔耳摸腮，长吁短叹。文皇后见他这个情形，莫名其妙。后来太宗把洪经略不肯投降的事说了出来，文皇后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想来洪经略虽然好色，决不会爱那种下等妇人。这件事陛下放心，付托在贱妾身上，在这三天内，管教说得洪经略投降。”太宗说道：“这如何使得，卿是朕心爱的，又是堂堂一位国母，倘然传说出去，却教朕这张脸搁到什么地方去。”文皇后又说道：“陛下为国家大事，何惜一皇后，再者贱妾此去，为陛下办事。我们夫妻的情爱，依然存在。若虑泄漏春光，有碍陛下的颜面，这事体做得秘密些就是了。”文皇后说到这里，太宗看她的面庞儿，实在长得标致，心想任你铁石人，见了也要动心的。便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去吧。做得秘密些，莫叫他们笑我。”

文皇后得旨，便换了一身艳服，梳着高高的髻儿，擦着红红的胭脂，鬓影钗光，真是行一步也可人意儿。打扮停当，吩咐备一辆小车，带着一个贴身宫女，从宫后夹道上，偷偷地出去。到了客馆里，看看那洪承畴，倒也长得清秀。他盘腿儿坐在椅子上，已是五日不吃饭了，早把他饿得头晕眼花，神志昏沉。文皇后指挥宫女，把他扶下椅子来，放倒在炕上，宫女便退去。文皇后爬上炕去，盘腿儿坐着，把洪经略的身体，轻轻扶起，斜靠在炕边。那洪承畴昏沉沉，由得他搬弄，总是闭上眼。后来觉得自

己身子落了温柔乡，一阵一阵脂粉香，吹进鼻管来。他本来是天生的一位多情人，别的事都打不动他的心，唯有这女色上的勾当，便是临死时候，也多少要动一动心。况且那阵香味，是文皇后所独有的，觉得异样触鼻，不由得他的心中怦怦地跳动起来，便忍不住开眼一看，只见一个绝世佳人，明眸皓齿，翠黛朱唇，看着他盈盈一笑，那种轻盈妍媚的姿态，真可以勾魂摄魄。

洪经略忍不住问了一声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接着听得那佳人嗤地一笑，说道：“好一个殉国忠臣，你死你的，何必问我什么人。”洪经略说道：“我殉我的国，和你有甚相干。”那佳人便慢慢地说道：“妾此来带着一片慈悲心，见经略如此受苦，满意要来救经略早早脱离苦海。”洪经略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你敢是也来劝我投降么？我的主意已定，再过一两天，便可发我的心愿了。说降的话，我很不愿听的。快去罢。”

那佳人听了，又微微一笑，把身子格外挨近些，说道：“经略既是打定了主意，妾怎么敢来破坏经略的志气呢。但是，经略在这里熬着，一天比一天难过得多。降既不肯降，死又不快死。如今妾有毒酒一杯在此，请经略快快吃下去，可以立刻送命，免得在这里受苦；妾可怜经略，这一点便是来救经略早早脱离苦海的慈悲心。”洪承畴这时正饿得难受，听说有毒酒，便睁眼一看，见那佳人玉也似的一双手捧着一只碗，碗里盛着黄澄澄的一碗酒。便硬下心肠，劈手夺过来，仰着脖子，往嘴里一倒，咕噜咕噜一阵响，把这碗毒酒，吃得个涓滴不留。那佳人便拿回碗去，转过身来，扶他睡倒，自己却也和他倒在一个枕上。洪承畴仰天躺着，闭着眼睛等死，正是：

求死忽闻来醇酒 举杯一吸尽西江

欲知洪承畴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膺宠命洪学士趋朝 遂性怀睿亲王监国

却说洪承畴饮了这杯毒酒，躺在炕上等死。谁知等了许多时候，死也死不去，睡也睡不着，反觉得精神渐渐清醒起来。枕畔那位佳人，起初还是静悄悄的不作一声儿，后来见他不得安睡，便有一搭没一搭地和他说了些闲话又问起他府上有几位姨太太，那一位长得最好看，那一位年纪最轻。洪经略听了这几句话，勾起了无限心事，心中一阵翻腾，好似滚油熬煎一般难受。

那佳人接着又道：“经略此番离家万里，尽忠在客馆里，倒也罢了，只是府上那一位心上人儿，从此春花秋月，深闺梦里，想来不知要怎么难受呢？”洪经略听到这里，早已撑不住了，哇的一声，转过身来抽抽咽咽地哭个不住。那佳人打叠起温言软语，再三劝慰，他才止住了哭。叹一口气，说道：“事已如此，也顾不得许多了。只是这碗毒酒吃下肚去，怎么还不死呢。”一句话，引得那佳人一头躲在他的怀里，嗤嗤的笑个不休。洪经略问她怎么好笑。那佳人说道：“什么毒酒不毒酒，那是上好的参汤呢。俺看你饿得难受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便哄着你吃一碗参汤下去接接力。这是俺家从吉林进贡来的上好人参，这一碗吃下去，最少限度，也可以活着五六天。看经略如今死也不死。”说着，又忍不住吃吃地笑。洪经略给她这一番话，说得脸上红一块白一块，果然觉得神气越发清醒了。一会儿，那佳人又在他耳边低低地说道：“经略大人，我看你还是投降的好，一来也保全了大人的性命；二来也不失封候之位；三来也免得家里几位姨太太孤守一世；四来也不辜负了俺一番相劝的好意。”说到这里，便停住了。霍地坐起身来，一手掠着鬓儿，斜过眼珠儿来，向洪经略溜了一眼，粉腮儿一顿时飞起了两点红云。然后，低着脖

子，只是弄那围巾的流苏，一种娇媚的姿态，把个洪经略看得眼花缭乱。他忙收一收神，跳下地来，大声喝道：“你这是那里来的淫婢，也来诱惑老夫。”那佳人听了，却不慌不忙，盘腿儿向炕沿上一坐，从怀里掏出一方小小的金印来，向洪经略怀中一掷。洪经略拿起来看时，不觉吓得魂不附体，两条腿儿软绵绵地跪倒在地，连连磕头说道：“外臣该死，外臣蒙娘娘天恩高厚，情愿投降，一辈子伺候娘娘的风驾。”

原来那方金印上刻着两行字，一行是满文，一行是汉文，“永福宫之宝玺”六个字。洪经略到这时，才知道坐在炕沿上的便是赫赫有名的关外第一美人、满洲第一贵妇人教庄文皇后。所以吓得他不住地磕头，只求娘娘饶命。那娘娘伸出玉也似的臂膀来，把洪经略拉上炕去。洪经略看她身穿一件红嵌金带的旗袍，那大襟上揩着自己的眼泪鼻涕，湿了一大块，越觉得不好意思，爬在炕上，还要磕头。此后却不听得两人的声息。良宵易度，第二天清早，洪经略从梦中醒来，昨夜劝驾的人，早已不见了。停了一会，四个宫女捧着洗脸水、燕窝粥进来。洪经略胡乱洗过脸吃过粥，便有许多手本由外而递进来。睿亲王多尔袞、郑亲王济尔哈朋、萧郡王豪格、贝勒岳托、贝子罗托、大学士希福刚林、梅勒章京冷僧机都来拜望。多尔袞说道：“皇上十分垂念经略，务必请经略进宫去一见。”接着有待诏进馆，洪承畴剃去了四面头发，头顶上结一条小辮，穿着皇帝赏的红顶花翎黄马褂，大摇大摆地踱出馆去，跨上马，后面跟着一班贝勒大臣，直走到大清门外下马。那时祖大寿、董协、祖大乐、祖大弼、夏承德、高勋、祖泽远一班降将军，都候在朝门外。见洪承畴来了，大家上前去迎接，跟着一块儿上殿去。从大清门走到笃恭殿，再守崇政殿，两旁满站着御林军士。洪承畴跪在殿下，三跪九叩首，称皇帝陛下。礼毕，太宗宣洪承畴上殿。在宝座左面，安设金漆桌一张、金壶一、金唾盂一、贮水金瓶一、香炉二、香盒二，后面站

着绿衣黄带青褂戴京帽的侍卫四人。太宗赏承畴坐下，问他明朝的政教礼制风俗军制等，十分详细，足足讲谈了两三个时辰，然后退朝。

第二天圣旨下来，拜洪承畴为内院大学士，在崇政殿赐宴。此后，太宗常常为国家大事，把洪学士召进宫去。文皇后也坐在一旁。洪学士见了皇后，趴下地去，多磕几个头，口称罪臣。文皇后见了，总微微一笑。太宗因为文皇后有劝降的功劳，也另眼看待她，有时指着洪学士，对文皇后说道：“他是投降皇后的。”大家笑着，虽说如此，却不知内幕。自从洪承畴投降后，太宗待皇后的恩情，却是日淡一日。皇后肚子里，也有几分明白，心中便有说不出的怨恨。闷起来便带着那王皋邓倚子两人，出外打猎。有一天，在围场上遇见睿亲王多尔袞皇后把他唤到马前，深深地瞪了他一眼，说道：“你好，怎么这几天不进宫来？”多尔袞故意装出诧异的样子，说道：“宫里是什么地方，臣子不奉宣召，怎么得进来。”皇后把小嘴儿一撇，笑骂道：“小崽子，你装傻吗，你是俺的妹夫，又是叔叔，还闹这些过节儿吗？”说着，提起手里的马鞭子擦过去，在睿王额上拍地打了一下，说道：“明天再不进宫来，仔细你的腿。”多尔袞磕过头，骑上了马，转身走去。行不数步，回头一看，见那王皋邓倚子两人，一个在左，一个在右，把皇后夹在中间，三个人并着马头，脸儿凑在一处，做出十分亲密的样子来。多尔袞这时一缕酸气，从脚跟直冲顶门，自言自语说：“你们这两个王八蛋，俺明天好好地收拾你。”

到了第二天，多尔袞真的进宫去，见他哥哥，悄悄地把昨天在围场上见王皋邓倚子如何如何无礼怕情形，尽量说出。谁知太宗对于这两人，心中本来有一个疑团，前几天太宗走进永福宫，远远看见皇后正和邓倚子在那里调笑，当时还认作一时眼花，忍耐在肚子，不曾发作，如今听了多尔袞的说话，想到从前的情形，愈想愈疑，不觉勃然大怒。心想这两个光棍，留在宫里，终

究不是事体，不如趁今天发付了他。想罢，立刻打发侍卫传谕进去，把王阜邓侑子两人，一齐唤出宫来。皇后正和两人说笑，听说有谕旨，皇后急问为什么事体，宫女回说不知道。王邓两人只得跟着侍卫出去，见了皇帝，跪下磕头。太宗一句话也不说，只把令箭递给多尔衮，把这两人押出朝门外，砍下脑袋来。待到皇后知道这个消息，已经迟了。皇后明知多尔衮爱自己，所以杀这两人。但是眼前少了这两人凑趣，便觉郁郁寡欢。太宗皇帝近日又因为朝鲜的事体，天天和几位贝勒大臣商议出征，也没有工夫进宫来陪伴她，把个皇后丢得冷清清地。

那太宗为何又要出兵朝鲜，只因朝鲜平日瞧满洲不起，但知尊戴明朝。及至事到危急，遣使求和，也不过是解目前之围，并非真心归附。太宗即位之后，受臣下的推崇，曾上了一个宽温仁圣皇帝的尊号。那时各处邻封，都来趋贺，惟有朝鲜近在咫尺，绝不理会，岂不是个反对他的暗示吗？最近，朝鲜王的妃子韩氏死了，太宗打发英俄尔岱、马福太两人去朝鲜吊丧，趁便劝他投降称臣。谁知那朝鲜王非但不肯投降，反埋伏兵士在客馆里，要刺杀这两个使臣。这两个使臣逃回国来，把这情形一五一十奏明太宗。太宗大怒，立刻调遣十万大军，预备御驾亲征。

皇后打听得太宗又要亲征，便想起一件事，趁太宗朝罢回宫时候，便问皇上此番出征，命何人监国，太宗道：“朕已将朝里的事体，托付了洪学士。他虽说是新近归顺的，看来却是十分可靠的人。宫里的事，自有皇后主持，照那上回出兵抚顺的一样办理。”皇后忙奏道：“这一回可不能照上回的办法了。因为妾身近来多病，不能多受辛苦，求皇上留下一个亲信的人监国才好。”太宗听了，倒踌躇起来，说道：“留什么人监国呢？偏偏阿敏和莽古济泰，又是闹病。”皇后冷笑一声说道：“皇上以为他们可靠么？妾身害怕的，就是他们两个人。”太宗觉得诧异，忙问这两人怎么样。皇后拦着说道：“皇上出兵在即，这两人怎么，且不

去问他。总之请皇上留下一个人监国，妾身便可保得无事。”太宗因心中有事，也不追问下去，只是说道到底留谁好呢。皇后见太宗想来想去，都想不出一个人来，索性说道：“多尔袞，皇上不是常常称赞他忠心吗？况且又是妾的妹夫，倘然留他在朝里监国，一定没有乱子。他是自己家里人，也可以管得宫里的事体，妾也不用避什么嫌疑。”太宗拍着手说道“是啊，怎么朕一时也把他忘了呢。快传他进来。”宫女领命出去。不多时，多尔袞进宫来。太宗把留京监国和提防阿敏莽古尔泰的话，再三叮嘱了一回，自己便站起身来，出去料理出征的事。等到各事整备，便带着大兵，一直向朝鲜进发去了。

这里多尔袞自太宗出征后，日日到朝房料理政务。有一天听得皇后传唤，立刻进永福宫。见了皇后，忙请了一个安，直挺挺站在皇后面前候旨意。半晌，皇后也不开口，也不叫去。等得不耐烦，便说道：“多尔袞伺候着呢。”皇后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我有要紧话和你商量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快随我到寝宫去。”说着自己站起身来，向前走去，多尔袞跟在后面。到了寝宫，皇后便在逍遥椅上坐下，向宫女们望了一眼，宫女们知道皇后的意思，急急退出。只剩他叔嫂二人坐着，唧唧啾啾，不知商量些什么，直到天色已晚，掌上灯来，多尔袞要告辞回去，皇后向他溜了一眼，接着笑了一笑，说道：“用了晚膳回去。”自己便转入套房，重匀脂粉，换了晚妆。宫人摆晚膳，皇后居中坐下，多尔袞在傍陪座。宫女斟上了酒，两人便浅斟低酌起来。一面说笑着，一面吃喝着。停了一会，那贴身服侍的两个宫女，也退了出来，在外面守候着，只觉得灯影昏沉，语言缠绵，唧唧啾啾的直到半夜时分，多尔袞才告辞出来。宫女们掌着宫灯送他出去。临走的时候，还是依依不舍地说了许多话。正是：

侧听曼声弥乡幕 归来月色半人家

不知多尔袞回去情形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逆迹昭彰难逃法网 英姿爽飒妙选佳宾

却说多尔袞出了永福宫，便取道回府。看看时候不早了，小玉儿也等得不耐烦，她心中不免有些疑惑。一见丈夫回来，左查右问，多尔袞都一一搪塞过。从此皇后常常多尔袞留在宫里取乐。一日，皇后忽然想起阿敏和莽古尔泰两人的事体，催着多尔袞去办。原来他们两人，和太宗是异母兄弟，莽古尔泰仗着自己富察后的长子，满望继承大宝。谁知，先皇宾天的时候，太宗却用威力劫夺了去。后来又替他南征北讨东奔西荡，也不曾享受过安闲的日子，因此常怀忿恨。就是阿敏，也仗着自己是太宗的哥哥，这帝位该轮到自己身上，如今被太宗占据了，也觉不值。两人肚子的心事，没人的时候，时常说起。兄弟两人便联络起来，暗中结交党羽，四下布置心腹。前次太宗出兵抚顺的时候，原打算发作，为料太宗回来得很快，措手不及，只好按兵不动。

此番太宗又带兵外出，正是他们的好机会。谁知这个大事，却败坏在一个女子手里。这女子是什么人呢，便是奔古济格格。这奔古济格格，平日恃着自己有几分姿色，到处骚首弄姿，勾引男子。她心目中第一个欢喜的，便是太宗的大儿子豪格。她打算把豪格勾引上了，自己便稳稳的一位将来的皇后。偏偏天不做美，那豪格娶了博尔济锦氏做了妃子，把个莽古尔泰，气得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。从此把豪格恨入切骨，便入了莽古尔泰的党。那时和莽古尔泰同党的，还有德格类、琐诺木、杜稷一班人。天天秘密会议，预备起事。莽古济格格，看看这一班人，没有一个中得她意的，不知怎么，又勾引上一冷僧机。因此他两人暗去明来，十分恩爱。莽古济格格，把个冷僧机认做自己人，所有党中的阴谋，统统告诉他。谁知，冷僧机却是睿亲王的心腹，

早就把这件事悄悄地报告睿王。如今皇后催着办这件事，多尔袞使假意入了他的党。天天会议，多尔袞也在座，假意说些犯恨太宗的话，又说到起事的那天，他在宫里作内应，又如何调动兵马，如何截断太宗的归路，说得天花乱坠，把个蒙古尔泰哄得心悦诚服。

第二天，多尔袞请这班反叛在府中吃酒，趁他们酒醉的时候，一齐拿下，又在各处搜出许多造反的告示来。多尔袞一面吩咐把这班人监禁起来，一面进宫去报告皇后。皇后听了大喜，伸手在多尔袞肩上一拍，笑说道：“我的好妹夫，到底俺的眼力不错，保举得人了。”正说笑时候，忽听得一声传说，皇上回来了。多尔袞忙退出宫，带领一班文武大臣出城接驾。太宗此番打胜了朝鲜，受了朝鲜王李戩的投降，心中十分高兴。回得国来，大宴功臣，多尔袞看看皇帝正在快活时候，不好把阿敏谋反的事体说出来。过了两天，才把这件事原原本本陈奏。太宗动怒，立刻要升殿亲自审问。后来还是洪学士奏请发交睿亲王办理。谁知莽古尔泰在牢狱里，听得太宗回京的消息，把他一吓，吓破了胆，死了。多尔袞得了皇帝的旨意，便把阿敏德格类琐诺木杜稷，还有莽古济格格一班反叛，从牢里提出来审问。多尔袞是和他们假意做同党的，他们的阴谋，多尔袞统统知道。他们也无可抵赖，只得一一招认。多尔袞取了口供，奏明太宗，一一定了死罪，发交刑部执行。

太宗心想此事是皇后报密的，这番除了一班逆贼，真是不少功劳。一面想，一面站起来，踱进永福宫去。一瞥眼，见皇后陪着一个美貌少年，在那里吃酒。那少年见皇帝来了，忙上前请去请安。太宗看看十分面善，问时，原来是皇后的内侄科尔沁卓礼克图亲吴克善的儿子，名唤弼尔塔噶尔。自从太宗上岁号那年，他跟着父亲进京来道贺，皇后便把他留下了，太宗连年带兵在外日多，只和他见过一面，所以不十分认识。当时经皇后说明，太

宗便把他拉近身来，仔细打量，果然长是清秀漂亮。问他多少年纪，回说十八岁了。又问他拉弓骑得马吗，他回说勉强学会。皇后接着说起，讲起的弓马来，真了得。他来教俺公主的性命呢。太宗问怎么一回事，皇后道：“我们阿顿，生性欢喜打猎。那天，是皇上出兵去的第三天，阿顿带了宫女们到东山打猎去，忽然一头白兔，在公主马前跑过。公主拍马直追，不提防林子里跳出一头老虎来，直扑公主马头，抓住了马蹄儿。那马大吼一声，和人一般的站起来。公主一翻身摔下，正在万分危急的时候，来了一个少年，提着短剑，一跳跳上虎背，揪住了他的领骨，那老虎仰起头来，那少年一刀下去，直刺入老虎的眼眶里。那老虎大叫一声，屁股一撅，把那少年掀下背来，压在老虎的肚子底下。那少年不慌不忙，拔出短刀，在老虎肚子下面，狠命戳。那老虎倒在地下，翻了几翻死了。那少年回过头，笑盈盈地站在公主跟前，公主看时，不是别人，原来是他。”

皇后说到这里，把一个手指指着弼尔塔噶尔，又说道：“那头大虫，原来是他赶进林子来的。这一天，他也在东山里打猎呢。”太宗听了，接着说道：“这一头虎，却也抵得那年我和你的一头鹿呢。”说罢哈哈大笑。正在这时，只听得宫女说一声：“公主来了。”便见四个宫女，簇拥着一位花枝招展的固伦公主。皇后便唤道：“阿顿，快去见你父王。固伦公主上去行过礼，回头见弼尔塔噶尔，不禁盈盈一笑，那一笑，两面粉腮儿上露出两上酒窝来。接着低低地唤了一声哥哥。太宗看了，十分欢喜，笑道：“好一对儿。”便问皇后：“阿顿今年几岁了？”皇后笑道：“陛下怎么连阿顿的年纪也忘了。她是陛下灭科尔沁那年生的。”太宗拍手说道：“记得记得。阿顿今年十七岁了。”

愿来皇后说这句话，是意思的。这位固伦公主，虽说是太宗的大女儿，实在还是那皇后的前夫德尔格勒的种子。那皇后是天命四年八月里嫁太宗皇帝的，第二年正月，便生下这固伦公主